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基督山伯爵

中

[法国]大仲马/著 陈一仑/译

Shi Jie Wen Xue
Jie Ming Zhuan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基督山伯爵

(中)

[法]大仲马 著
陈一仑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基督山伯爵(中)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第三十三章 锤 刑

“先生们，”基督山伯爵一边走一边说，“我很不好意思叫你们久等，但假如我太早拜访你们，我怕不太合适。况且，你们带话给我，说你们要来，于是我就奉命办事。”

“我和弗朗斯，我们对您十分感激，伯爵先生，”瓦尔勒贝说，“您真让我们免除困境了，在您热情邀请我们之时，我俩正异想天开想发明新式的交通工具。”

“啊！上帝啊！”伯爵表示两个年轻人在沙发上就座，随后说，“先生们，假如我叫你俩这样长时间地感到困顿的话，那是帕斯特里尼这傻瓜的失误。他以前从未向我提到你们的麻烦之处，我单身一人，就像现在这样，只打算找机会来认识我的邻居。自我获知我能对你们有帮助之后，你们看，我是多么着急抓住这一机会来向你们致谢呢。”

两个年轻人欠了一下身子。弗朗斯还没找到话题来回答。他还没下定决心，既然从各种迹象来看，伯爵一点没想认出他，或想被他看出的意思，他就不知他是否该用一句话来影射以前的事，或是待到以后有新的根据时再同他说。而且，虽然他能肯定头天夜里在包厢中的男子就是他，可他不能确定两天前夜里在斗兽场上的人是不是就是他。所以，他打算令事态任其自然进行，而不向伯爵直接说明。况且，他比伯爵处于主动，他掌握了机密，而相反，伯爵对弗朗斯却无丝毫戒心，他不须掩饰什么。

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把谈话引向某一方面，以慢慢地说清某些不清楚之处。“伯爵先生，”他对他说道，“您在您的车上给我们做了座位，又在洛斯波里宫靠窗给我们预订了位子。目前，您能否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在薄波罗广场搞到一个像意大利人一样的站台呢？”

“哦！一点也不错，是的，”伯爵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莫耳瑟夫，无所谓地说，“在薄波罗广场不是要锤死些什么人吗？”

“对，”弗朗斯回答，他发觉伯爵竟自己谈到他以前想引他谈的那个

话题了。

“请等一下，等等。我想昨天就命令我的管家去办这事了，或许我可以帮你们一个不大的忙。”

他向一根铃绳伸去手，一连拉了三下。

“您曾想过怎样省时间和减少仆人来往的方式吗？我呢，我可作过一通研究。当我拉一次铃，就是呼叫我的贴身侍仆，拉两次，呼叫旅馆老板。拉三次，呼叫我的管家。这样，我就不会耽误一分钟、多费一句话了。看，我们所要的人来了。”

这时，他们看到一个四十五到五十岁样子的人跨进来，弗朗斯好像觉得这人同把他带到山洞中去的那个走私商贩一个模样，可后者好像全未认出他来。他见伯爵已对那个人打过了招呼。

“伯尔西乔奥先生，”伯爵说，“您是不是按照我昨天叮嘱的，在薄波罗广场上为我张罗了一个窗口呢？”

“大人，是的，”管家回答，“但已太迟了。”

“你说什么！”伯爵紧锁着眉头说，“我不是告诉过您我要有一个吗？”

“大人，我是搞到了一个，本想是租给洛巴尼埃夫亲王的。但我不得不支出一百……”

“那就好，伯尔西乔奥先生，那就好，请不要对这些先生说这些小事了。您搞到一个窗口，这就足够了。请把那幢房子的方向告知车夫，并且让他在楼梯上等着，送我们去。好了，去吧。”

管家躬身致意，跨步正要离去。

伯爵又说，“啊！请问问帕斯特列尼，问他是否收到‘祈祷单’，能否给我们送一份行刑的报单来。”

“不用了，”弗朗斯一边说，一边把他的传单拿出来，“因为我已经亲眼看到报单，而且已抄了一份。”

“好极了，你先去吧，伯尔西乔奥先生，早餐准备好的时候来通知我们。两位先生，”他转身向两个朋友说，“哦，我相信，应该可以赏光和我共用早餐吧？”

“但是，伯爵先生，”瓦尔勒培说，“这就太打扰您啦。”

“不，正相反，你们肯赏光令我非常高兴。你们当中，总有一位，或许两位都可以，是可以在巴黎回请我的。伯尔西乔奥先生，放上三副刀叉。”他从弗朗斯的手里接过传单。

“‘公告：’”他用读报纸一样的语调念道，“‘奉宗教审判厅令，将于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即狂欢节之第一日，死囚二名将于薄波罗广场被处以极刑，一名为安德列亚·伦多拉，一名为佩庇诺，即罗卡·庇奥立；前者犯谋杀罪，谋害德范可风之圣·拉得特朗教堂教士汤开赛·泰尔列尼先生；后者则系十恶不赦之大盗罗杰·万帕之党羽。’哼！‘第一名处以锤刑，第二名处以斩刑’。”

“是的，”伯爵继续说，“本来是这样安排的，但我想这个行刑的顺序和过程昨天像是已经有某种改变了吧。”

“真的吗？”弗朗斯说。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红衣主教罗斯辟格里奥赛府邸，他谈到过，那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好像已经被赦罪了。”

“是安德列亚·伦多拉吧？”

“不，”伯爵漫不经心地说，“是另外一个，”他向传单瞥了一眼，像是已记不清那个人的名字似的，“是佩庇诺，就是罗卡·庇奥立。所以你们看不到有人上断头台了，但锤刑还可以看，那种刑法你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独特，甚至第二次看都会有这种感觉，至于斩刑吗，你们一定了解，是非常简单的。那断头机是绝不会出差错，绝不会抖动，也绝不会像杀夏莱伯爵的那个士兵那样连砍三十刀。红衣主教黎希留无疑的是看到夏莱伯爵被杀头的那种惨像，才动了恻隐之心，改良刑法的。啊！”伯爵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补充说，“别跟我谈欧洲的刑法，以残酷论，与其说还处在婴儿时期，还不如说已到了暮年啦。”

“真的，伯爵先生，”弗朗斯答道，“人家会以为您是研究世界各国不同的刑法的呢。”

“至少，我没见过的已不多了。”伯爵冷冷地说。

“您很高兴看这种恐怖的情景吗？”

“我最初觉得害怕，后来就麻木不仁了，最后觉得只是好奇。”

“好奇！这实在太可怕了。”

“为什么？在生活里差不多只有一桩事是需要仔细对待的，那就是死亡。啊哈！灵魂用什么方式跑出躯体，按照不同的品味、性格，以至民族的习俗，人们又怎样忍受从生到死这一崇高过渡的，莫非研究这些不是很有趣吗？关于我，我有一事可以对您发誓，那就是看处死人的场合越多，自己死时就越轻松。照我之见，死亡或许是一种刑罚，可并不等于赎罪。”

“我不太晓得您的意思，”弗朗斯说，“请说明一下，由于您冲我说的这些话勾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我很难述尽。”

“请听我说说，”伯爵说，他的脸显出极深的仇恨，这要是换了别人，脸就该涨得通红了，“假如一人从未听过的酷刑使您的母亲、情人，一句语，让您顿失他们，就会在心灵中留下一个永远的空白、一块终生流血结果呢，只是叫断头刀在枕铁与凶手的斜方肌中间过了一下，让令您受够了多年的精神困苦的人仅受了几秒钟的肉体痛苦，您就认为社会为您的回报足够了吗？”

“对，这我清楚，”弗朗斯接着说，“人类的法庭是不能给人以多大抚慰，可它可以以血还血，如此而已。可我们也只可以实事求是地去要求它，而不能苛刻啊。”

“我想给您举一个明晰的例子，”伯爵接着说，“某人成为社会基础的一个分子，被人杀害了，社会受到创伤，以处死去报复，这可以谅解；但是，还有的人，他的身心倍受摧残，心都被撕碎了，但社会完全不加理睬，连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根本不足的报复手段都不给他提供，是否有这种情况呢？还有的人十恶不赦，连波斯人的凹槽、土耳其的尖庄、印第安人的火烙用刑都显得不足，而视而不见的社会却听之任之而不加惩处，莫非就没有这种情况吗？……您说一说，莫非没有这种罪恶吗？”

“有的，”弗朗斯接着说，“为了惩罚它们，社会才会同意决斗。”

“啊！决斗，”伯爵大声说，“假如目的是复仇的话，凭良心去说，要满足这一目的，这种做法近于开玩笑！有人夺了您的情人，勾去您的妻子，奸污您的女儿，按理，上帝创造生命是为了令每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幸福的，您当然有权去等着上帝的恩赐，但是某人却叫您一辈子痛苦、耻辱和贫穷，那您以为只要在那个令您思想混乱、内心无聊的人的

胸口刺上一剑或往他的脑子上打一颗子弹就算复仇了吗？算了吧！还不说那人常是决斗的胜利者，这样他已不能在世人眼里为自己还名，以至被天主所赦免呢。不，不，”伯爵继续说，“假使我要报复，我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

“这样说，您不同意决斗？况且您也不去决斗？”瓦尔勒贝插嘴问，他听到这一通闻所未闻的高论感到很吃讶。

“哦，我也会去决斗！”伯爵说，“请明白我的意思：我能为了一件琐事，为了一次耻辱，为了别人说我不真诚或为了一记耳光而去决斗。我由于常常锻炼，所以敏捷而灵巧，又因为饱受灾难，因此我能临危而不惧，决斗时能更镇定，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能够杀死对手。哦，我也会去决斗！我决斗仅是为了这些事。但是，对于经受的深沉、缓慢、毫无局限且无休止的痛苦，如果有必要，我就要对造成这种痛苦的人还以相似的痛苦：用眼还眼，用牙还牙，像东方人所说的。他们是我们所有因素的老师，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知晓怎样创造梦里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天堂。”

“但是，”弗朗斯对伯爵说，“根据这种理论，则等于说你自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和刽子手，这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你得时刻提防落到法律的手里。仇恨有时是盲目的，愤怒则会使你失去理智，凡是倾泄仇恨的人，他自己也同样冒着危险，或许会尝到一种更苦的苦果。”

“是的，假如他既贫穷又没有经验是会这样的，但假如他有钱又聪明，那就不一样。而且，即使他被惩罚，最坏也不过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种方法罢了，而另一方面，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又已取消了车轮辗压或五马分尸。只要他报了仇，这种刑罚又能算得什么呢？这个可怜的佩庇诺很可能是不会被杀头的了，说实话，我倒有点觉得可惜，不然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这种刑罚所产生的痛苦是多么短暂，是否值得一提——哦，真的，在狂欢节谈这样的事未免不合时宜，二位，是怎么引起来的？啊，我记起来了！你们要在我的窗口搞一个位子。可以的，但我们还是先去用餐吧，因为仆役已经来通知我们啦。”在他说话时，一个仆人打开了客厅，说：“酒席齐备！”于是两个青年站起来，一起走进早餐室。

“唉，”弗朗斯问道，“你觉得基督山伯爵这个人如何？”

“我觉得如何？”瓦尔勒培说，他显然很奇怪他的同伴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吃东西非常讲究，他去过许多地方，读过很多书，而且，像布鲁特斯，也是一个容忍主义者。再说，”他向天花板吐出一个烟圈，然后说，“他还有上等的雪茄烟。”瓦尔勒培对伯爵的看法就是这样，弗朗斯了解得很清楚，阿尔培一向自认不经过长期的考虑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所以他也就不想去改变他的看法了。“但是，”他说，“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

“他老是盯着看你。”

“看我？”

“是的。”

瓦尔勒培想了想。“唉！”他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也不算稀奇。我离开巴黎已经有一年多了，我的衣服式样早已陈旧了，伯爵想必把我看成了一个乡下人。我求求你，如果有机会就向他解释一下，告诉他我不是他想像的那种人。”弗朗斯微微一笑，一会儿，伯爵又进来了。“二位，一切都为你们准备好了，”他说，“马车径自到薄波罗广场去了，我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你们高兴的话，就走考夫娄街。顺便带几支雪茄去，莫耳瑟夫先生。”

“哦，十分愿意，”瓦尔勒贝说，“由于你们意大利雪茄烟比专卖局的烟更差劲，等您到巴黎的时候，我将全力回报您。”

“我是不会推辞的。我想过几天就去。既然您已首肯了，我会去叩您家的大门的。先生们，走吧，我们没时间耽误啦。已是十二点半了，该出发了。”

一行人走下楼来。此时，车夫按主人的最后吩咐，沿着巴布伊诺街往前走，而步行者走上了西班牙广场，又穿过弗拉蒂纳街，这条街直通向对面着的洛斯波里宫和菲亚诺宫。

弗朗斯拼命地向后一座宫的全部窗户张望，他记住在斗兽场废墟上穿披风的人和特朗斯坦斐人间定好的暗号。

“您的窗口在哪里呢？”他竭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问。

“最后三扇。”他很平常地回答，一点没有矫饰之意。由于他未能想到这个问题提出来是由于某个目的。

弗朗斯目光立刻移向那三扇窗口。两边的窗口悬着黄色锦缎，中间那扇挂一白色锦缎，上面还有个红十字。

穿披风的人守了给特朗斯坦斐人发下的诺言，目前，不该有什么怀疑了：穿披风的人就是伯爵自己。那三扇窗口仍空着。

但，人们已在广场周围做着筹备工作了：有人放椅子，有人立行刑台，有人在窗上悬旗帜。只有在钟声响起时，戴面罩的人才露面，马车才可以通行。但是，人们可以感到，全部窗口后面都隐约有面具在摇动，全部的大门后面都有马车在等着。

阿贝尔、弗朗斯和伯爵顺着考夫娄街的下坡路走。当他们接近薄波罗广场时，看刑的人愈来愈多，以围观者的头上望去，能看见两件东西高高立起：顶端竖着一个十字架的方尖碑，那是广场中心的象征；在方尖碑前面的科尔索街、巴布伊诺街和里佩塔街三叉路口上的断头台两边各竖一肃穆的立柱，柱子中间悬着金色发光的圆刃铡刀。在街道的一角，伯爵的管家正在等他的主人。那个窗口设于平乔山和巴布伊诺街之间的大宫殿的第三层上，伯爵一定是花了大价钱租下的，他只想对两位客人说而已。我们已说过，这间房间像盥洗室，隔壁即是卧室，合上卧室的门，小间的主人就等同于一家一户了。仆人早已把美丽的蓝、白缎面小丑衣服放到椅子上了。

“既然你们叫我选择服装，”伯爵对两位朋友说，“我就叫人弄了这几件。第一，今年这种款式的服装十分流行，第二，小球抛到这衣服上也无妨碍，因为面粉粘不上去。”

弗朗斯对伯爵的话心不在焉，或许他对他第二次表现出的友谊没有充分领情，因为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被薄波罗广场上的场景及此时作为广场主要装饰品的恐惧的行刑器具所吸引了。

弗朗斯这是头一回看到断头台。我们称为断头台，是由于罗马的断头工具与我们的死刑工具相似，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模子上造出来的。铡刀是月牙形，是用凸面朝下切割，悬得没有我们的那样高，仅此而已。有两个人坐在那块按倒犯人的活动木板上，正在那儿边吃边等。其中

的一个掀开那块木板，拿出一瓶酒，独自喝了几口，又递给他的同伴。这两个人看来是刽子手的助手，一看到这种景像，弗朗斯觉得额头上已冒出冷汗来了。

犯人在头天傍晚已从诺伏监狱带到薄波罗广场口的圣·玛丽亚小教堂，并在那儿过夜，每一名犯人分别有两位教士作伴。他们被关在一间有铁栅门的礼拜厅里，门前有两个哨兵轮流换班。教堂门口，每边都有双排的马枪兵，从门口延续到断头台前，并在断头台周围围成一个圆圈，留出一条大概十英尺宽的小路，在断头机四周，则留下一周长片将近一百英尺的空地。其余的一切地方都被男男女女的头填满了。许多女人让她们的小孩子骑在肩上，所以这些孩子们看得最清楚。平西奥山像是一家挤满了看客的露天舞台。巴布诺街和立庇得街拐角上的两座教堂的阳台上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台阶上像是一股色彩斑驳的波浪，向门廊下拼命地涌去。墙上每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都有活的雕像。伯爵说得一点不错——人生最动人的景致就是死。

可是，虽然这一幕肃穆的情景似乎应该令人安静，但人群里却喧闹异常——一片欢声笑语，显然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杀人只是狂欢节的序幕。突然间，像是中了魔似的，喧嚣停止了，教堂的门打开了。首先出现的，是小群苦修士，其中有一个头领走在最前边。他们从头到脚都遮在一件灰色长袍里，只在眼睛的地方露有两个洞，他们的手里各自都拿着点燃了的小蜡烛。苦修士的后面紧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全身赤裸，只穿一条粗布短裤，左边佩着一把插在鞘里的牛耳尖刀，右肩上扛着一柄沉重的长锤。这就是刽子手。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对草鞋。刽子手之后，根据处死的先后顺序，先出来的是佩底诺，然后是安德列亚。每一个都由两位教士陪送着。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没有蒙上布。佩底诺迈着坚定的步伐，无疑的已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安德列亚则由两位教士搀扶着走。他们都不时去吻一个忏悔师送上来的十字架。仅仅看到这一幕，弗朗斯便觉得他身下的那两条腿开始发抖了。他看看瓦尔勒培，瓦尔勒培的脸色白得像他的衬衫，他本能地丢掉他的雪茄，虽然那支雪茄还剩有一半。只有伯爵好像无动于衷——不，他非常激动，一抹红色似乎正在拼命地从他那苍白的面颊上显露出来。他的鼻孔张

得很大，像是野兽嗅到了它的猎物似的。他的嘴巴半张，露出他那洁白的，又尖又细，像狼一样锐利的牙齿。可是，他的脸上却带着一种温柔的微笑，这种表情弗朗斯以前还从来不在他的脸上看见过，他那一对黑眼睛满含着怜悯和慈悲。两个犯人继续向前，当他们慢慢走近的时候，他们的脸看得清楚了。佩底诺是一个很漂亮的青年人，大约二十四五岁，皮肤呈棕褐色。他高昂着头，似乎在呼吸新鲜空气，想确定他的解救者会在哪一面出现。安德列亚则是一个矮胖子，他的脸上刻满了刻毒残忍的皱纹，但那些皱纹和他的年龄并无关系，他在三十岁左右。他的胡子长得长长的，头垂在肩上，他的两腿发抖，他整个人似乎在机械地活动着。

“我似乎听您说过，”弗朗斯对伯爵说，“仅处死一个人。”

“我说的是实话。”他毫无表情地回答。

“但是目前来了两个犯人。”

“是的，但这两人中，一个快死了，另一个仍有几十个年头可活。”

“我认为假如有特赦令的话，就不能再耽误了。”

“是嘛，看，不就来了吗？”伯爵说。真的，当佩底诺走到铡刀面前时，一个好像跟在后面的苦修士分开人群走过去，士兵们也没有拦住他的去路。他来到苦修士的领班面前，递给他一张一折为二的纸条。佩底诺密切地注视着他的所有举动。苦修士领班打开那张纸，看完，举起了一只手。

“感谢上帝，赞颂教皇陛下！”他用宏亮的嗓门大声说，“对一名犯人有特赦令。”

“特赦令！”群众不约而同地喊，“会有特赦令！”

安德列亚听到“特赦令”三个字，好像被吓了一跳，抬起头。

“是给谁的特赦令？”他高声叫道。

佩底诺仍呆在原地，不吭声，喘着粗气。

“佩底诺，又叫罗卡·庇奥立的死刑缓期执行。”苦修士的领班说。说着，他把那张纸递给马枪兵队长，他看完后，又把纸交给他。“特赦佩底诺！”安德列亚高声说，方才他好像已神志不清了，这次又彻底清醒过来，“为什么特赦他而不特赦我？要死一块儿死，你们允诺过的，他死在

我前边，你们没有权利让我独自去死。我不想一个人死，我不乐意！”说完，他挣开了两个教士的胳膊，浑身扭曲着、吼着、叫着，发疯般的拼命想挣脱捆住他双手的绳子。刽子手朝两名助手使了一个手势，那两人跳下断头台，跑上前揪住了他。“怎么了？”弗朗斯问伯爵。由于现场说的全是罗马土话，他听不太明白。“怎么了？”伯爵说，“您不清楚吗？就是这人快死了，他因为另一个犯人没死在他前面而发疯，假如听任他去做的话，他宁可用牙齿和指甲咬碎那个人，而不愿叫他拥有他自己马上被夺走的生命。呵，人啊！人啊！就像卡尔·穆尔所说的，‘是鳄鱼的种啊！’”伯爵朝人群举起两只拳头说，“我看透了，你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自己苦啊！”

真的，安德列亚和刽子手的两名助手在尘土上滚成一团，罪犯坚持在吼着：“他该死，我要他死！你们无权利光杀我一个！”

“看，看，”伯爵抓住两个年轻人的手接着说，“让良心说，这也是难以理解的事，这人分明已经听天由命了，向断头台正在走去，确实，他死得像个胆小鬼，可不管怎么说，他死时没作抗拒，也没发难。那么你们清楚他凭着什么力量吗？你们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安慰他吗？你们明白是什么让他甘心情愿地受罚吗？这就是另外一个人在分享他的忧愁，另外一个人也将像他似的死去，另外一个人甚至在他前边死去！假如你们拉两头羊或两头牛到屠宰场去，设法叫其中的一头清楚它的伙伴不会死了，那么羊会高兴得咩咩直叫，牛也会快乐得高声直喊，但是人呢？上苍按他的想像创造出了人，上苍要求每人相爱作为仅有的一条严厉的法律，上苍给了人声音以叫他阐述思想，那么当他获知同伙得救时，刚开始的叫喊声又是什么呢？是谩骂。人可真是光荣，这万物之王，大自然的杰作啊！”说着，伯爵大笑一阵子，笑得那样凄惨，看来他本人肯定也曾经受过长久各种煎熬痛苦，才会成为这个样子的。此间，搏斗还进行着，看来真让人吃一惊。两名手下把安德列亚按到断头台上。全部的老百姓都不支持他，两万个人高声大叫道：“杀死他！杀死他！”

弗朗斯打算朝后退去，但是伯爵抓牢他的胳膊，把他按到窗口前。“您在干什么呢？”伯爵朝他说，“同情吗？天啊，他是罪有应得！假如您听到有人喊打疯狗，您会拿起枪，跑向大街，毫不犹豫地对准那不幸的

畜生把它打死，说实话，那畜生的罪也只是因被另外一条狗咬着了，它要咬还罢了，您现在怜悯的这个人，倒没有被其他人咬过，但是他却砍死了他的恩人，时下，他不能杀人是因为他的双手被绑着，可他却活蹦乱跳地想他的监狱同伙，他的可怜的同伙也去死！不，不，看下去，看下去。”

伯爵的劝服差不多已无必要了，因为弗朗斯的眼神就像被面前的恐怖景像吸引住了，再也离不开。两个帮手把犯人揪到断头台上，不顾他怎样撕咬、挣扎、狂叫，逼迫压住他下跪。此时，刽子手已立在一旁，拿起大锤，在他示意下，两个手下放开了犯人。就在犯人刚想立起来的刹时，大锤已打在他的左太阳穴上。只听见沉闷的一声响，受刑人如一头牛般倒下来，脸向下，接着又翻一个身，仰天了。于是，刽子手把大锤丢在一旁，从裤腰上拔出刀，一刀就切开了他的喉咙，然后马上跃到他的肚子上，用两支脚使劲朝上踩。他每踏一下，鲜血就从犯人的脖子处喷出来。这一次，弗朗斯再也支持不了了。他朝后退去，跌在一张安乐椅上，恐怖得差点儿昏了过去。瓦尔勒贝闭紧双眼，仍站着，但他牢牢抓着窗上的帷幔。

伯爵始终站着，像个叛逆的天神般颇为得意。

第三十四章 狂欢节在罗马

当弗朗斯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瓦尔勒培正在喝一杯水，从瓦尔勒培那苍白的脸色看，这一杯水实在是他非常需要的，同时，他看见伯爵已经换上他那套小丑的服装。他情不自禁地向广场上望去。一切都没有了——断头台，刽子手，尸体，一切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人，到处都是喧嚷的人。雪多里奥山上那只只在教皇逝世和狂欢节开始时才敲响的钟，正在嗡嗡地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响声。“唉，”他问伯爵，“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伯爵回答，“正如您所见，狂欢节开始了。赶快去换衣服吧。”

“的确，”弗朗斯说，“这可怕的一幕已像一场梦似的过去了。”

“它应该只是一场梦——一场干扰您的恶梦而已。”

“是的，对我是这样，但对犯人呢？”

“那同样是一场梦。只不过他还睡着，而您却醒来了，谁知道你们中间哪一个更幸福呢？”

“但佩底诺呢——他怎么样啦？”

“佩底诺是一个很乖巧的小伙子，他不像普通人，一般人得不到别人的注意就要大发雷霆，而他却很高兴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同伴身上。他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混入人群里溜走了，甚至对那两位陪伴他的可敬的教士都没谢一声。唉，人真是一种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畜生。但您快换衣服吧。瞧，莫耳瑟夫先生已经为您作出榜样了。”

瓦尔勒培的确已把那条塔夫绸裤子套在了他的黑裤和那擦得锃亮的皮靴上。“喂，瓦尔勒培，”弗朗斯说，“你真的很想去参加狂欢？来，诚实地答复我。”

“老实说，不！”瓦尔勒培答道，“但我很高兴能见识一下这么一件事情，我现在明白伯爵先生所说的话了，当你一旦看惯了这种事情以后，你对于其他东西就不容易动情了。”

“而且这是研究个性的最好时机，”伯爵说，“在断头台的阶梯上，死撕掉了人戴了一辈子的假面具，露出了真正的面目。老实说，安德列亚的表现实在太丑恶——这讨厌的流氓！来，快穿衣服吧，二位，穿衣服吧！”

假如这时弗朗斯耍着小性子，不按他那两个同伙的样子去做的话，他就显得幼稚了。于是他也披上衣服，戴上面罩，那面罩必定不比他的那张脸更无血色。他们穿戴好后，就走下楼。马车恭候在门口，车子中堆满花束和彩纸屑。他们混进了马车的队伍中。假如要设想出同刚才那一幕正好相反的场面可没那么简单。薄波罗广场已打消那阴森森、凄沉沉的气氛，而显现出一派嘈杂喧闹、狂歌劲舞的欢乐场面。一群假面人露面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有的从门中钻出来，有人从窗口上爬下来。在大街的拐角上，一辆辆马车像决了堤般冲过来了，马车上坐满

了滑稽人、小丑、穿化装长袍的人、特朗斯坦斐人、有贵族气派的人、奇形怪状的人、农民和骑士，有的在叫，有的在做鬼脸，有的在扔塞满面粉的蛋壳，还有的在扔彩纸屑和花朵。全部人都在彼此用语言谩骂，或互相扔东西，无论是同伙还是外国人，陌生人还是熟人，谁也没理由生气，大家只有笑的劲儿。

瓦尔勒贝和弗朗斯也像有些人一样，为了叫他们从悲伤的情绪里摆脱出来，只有让他们狂饮狂欢，他们饮着，逐渐有点醉了，就开始认为有一层愈来愈越来越厚的帷幕，把现在和过去隔开了。不过，他们仍看见，或更准确地说，持续感到在他们脑中还残存着刚刚看到的一幕的印象。可是，终于他们也醉了。他们感到神志不清了，马上失去控制。他们自动地希望自己也加入到这疯狂、喧闹和令人发晕的人群中去。从旁边的一辆马车扔过来一个面粉球，打中了莫耳瑟夫，把他同他的两个同伴洒得浑身是灰，还砸疼了他的脖子和脸上没有盖着的部分，他像被上百根小针刺痛了一样，到底被卷进了这场混战中，说老实话他们遇到的所有戴面具的人也都投身于其中了。他也从马车上边站起，在纸盒中抓起两大把面粉丸子和面粉蛋，用尽力量或用巧力，朝他的邻人扔去。这时，战斗就正式着手了。两个年轻人在半个钟头前看到的一幕所留下的印象，已在他们的脑海中跑得无影踪了，时下五颜六色、运动着的疯狂场面令他们心旷神怡。而基督山伯爵呢，就像我们已说过的那样，他始终冷漠地看着，好像一刻也没受到过传染。

马车转了两圈，伯爵让停下来，请他的同伴默许他同他们分手，留下马车听任他们以用。弗朗斯抬头一看，他们正在洛斯波里宫的对面。在宫殿中央的窗子上，挂着绣着有红十字的白色锦缎，在这扇窗子上露面了一个穿有蓝色披风的人影，弗朗斯一下想像想到她就是阿根狄诺剧院里的那一漂亮的希腊女人。

“二位，”伯爵跳下马车说：“当你们在这场戏里厌倦了做演员而想做一名看客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的窗口里有你们的座位。现在，请尽管用我的车夫、马车和我的仆人吧。”

弗朗斯谢谢伯爵的热情关怀，这时瓦尔勒培正忙着向一辆停在他身边，满载着罗马农民的马车上扔花球。很不幸，马车的队伍又走动

了，他向薄波罗广场走去，而那一辆马车却向威尼斯宫驶去。“啊！我的朋友哪！”他对弗朗斯说，“你看见了吗？”

“什么事？”

“那儿——那辆满载着罗马农民的马车。”

“没有。”

“嘿，我相信她们是可爱的女人。”

“你多倒霉呀，瓦尔勒培，偏偏是戴着面具！”弗朗斯说，“这本来是可以弥补你过去的情场失意的一个机会。”

“噢，”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我希望在狂欢节上，能给我带来一点补偿。”但尽管瓦尔勒培满怀希望，当天却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奇遇，只是那辆载满罗马农民的马车，后来却又邂逅过两三次。有一次相逢的时候，不知瓦尔勒培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他的面具突然掉了下来。他马上站起来，把马车里剩余的花束都抛过去。漂亮女人——这是瓦尔勒培从她们风骚的服装上推测出来的——其中的一个无疑地被他的殷勤所打动了。因为，当那两个朋友的马车再次经过她的时候，她竟然也抛了一束紫罗兰过来。瓦尔勒培赶忙抓住，而弗朗斯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推定这是送给他自己的，所以也只能让瓦尔勒培独占了它。瓦尔勒培把花插在他衣服的纽孔里，于是马车继续前进。

“喂，”弗朗斯向他说，“这才是一次艳遇的开始呀。”

“随便你说吧，我倒真是这么想。所以我绝不会放弃这束花。”

“当然啦！”弗朗斯笑着答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定情的标志。”但是，这种玩笑不久似乎就变成真的了，因为当弗朗斯和瓦尔勒培再遇到农妇们的那辆马车的时候，那个抛紫罗兰鲜花给瓦尔勒培的女人看到他把花插在纽孔里，就鼓起掌来。

“妙！妙！”弗朗斯说，“好戏开场啦。您要我离开你？或许你愿意自己进行吧？”

“不，”他说，“我们别太冒失，我不乐意第一次亮相，或在大钟下面——我们常说的在歌剧院的舞会上——第一次约会时就叫人当傻瓜一样逮住。如果那个美丽的农妇刻意谈情说爱的话，我们明天还会看到她的，要不她也会来找我们。那时，她会对我有所感激，我就知该如何